



白梅

赵定河岸白梅花

一冬拿乌柏子当白梅来赏,星星点点绽于枯瘦枝柯间。冬尽春回,正月十八,我站在了真的梅花跟前。

开春一直惦着梅花消息,只知道开得早的一棵在我家附近的品质公园,几次跑去看,都是缄默的花蕾。一日在树前遇见一位七十多岁的探花人,他对我市的梅树格外熟识,说赵定河的白梅开了。

赵定河我熟,我家就在岸上住,常隔窗看人钓鱼,而新一街往东这段河流却很陌生。老柳树倒影入水,半个河面都是波动的暗影。站在桥头匆匆一望,朝心里挂念的梅花摸去。

刻意不向人打听,想试探下梅和我是否有缘。很大的一棵,高枝我得仰望。一旁还有几棵红梅。树下矮篱上方拦着一条带子,四四方方圈住了这些梅树,怕它们逃跑不成?

果真开花了!没有老人手机里看到的朵儿大,但真实的白梅就是这样,对比度和鲜艳度皆出于自然。自然就好。

白梅有些像杏花,它和杏同为蔷薇科杏属,花瓣奶白色,不单薄也不繁重的复瓣花。复瓣花不像重瓣那样雌蕊几乎完全退化掉,白梅粗壮的雌蕊很突出。新开的花朵蕊头金黄,花药饱满,花的香气和灵气都藏在花心的这个部位。若花药落粉,仅剩蕊丝就显老了,少了神采。

再看花萼,杏花那种暗红色,半开时尤为好看,仿佛唇红齿白的一个笑。

白梅,新乡市区并不多见,也许就在这里有。绕河岸锻炼的人见我站在树下端详来去,还举着相机拍照,就好奇,不敢相信如此普通的树竟然是梅。我也在想,也许梅是听着千百年来赞美声一路走来的,诗词歌赋几番咏叹,梅当真越长越出息。是艺术模仿生活,还是生活模仿艺术,的确有些耐琢磨。

有人软语提醒我不能入圈儿,我说我不会伤害花朵,只是拍个照。“去年这个时候,地上摆下很多花枝,可惜了。”穿黄马甲的师傅言语恳切,我赶紧退出篱间空地。

有位爱摄影的男士,说看我转到树后面逆光拍摄,就知道我是行家。他平常用徕卡相机,聚焦市井生活,手机翻出来给我看,光影运用很巧。聊

到梅,我说:“梅以曲为美,咱这梅树少了江南那种古典韵味。”他说:“在现有的题材里拍出一点意思就好。”嗯!趣大于艺。

这位摄影人对植物兴趣不大,依然记得这里的白梅是全市开花最早的。接着还有哪儿的梅要开花,他也能像那位老者一样细细道来。他说,要不了多久到处都是花了,拍都拍不及。这个我信,春天就是让人慌张的。

这片白梅花枝,花香清冽,蕾朵可人,我是先闻见花香,后见到花树。香气柔柔细细,怯生生的,我甚至想停下来侧身让它经过,我怕我的衣角蹭疼了它。可毕竟还是被乍见白梅的欢喜吸引了去,不小心与花香撞个正着。是的,走近就淡了,许是我专注于花色花形花影了,忽略了它的香。“好色”很容易误事的,我被小小白梅给诱惑了。

梅花香自苦寒来,梅,本来就是以凌霜不惧的刚强特质来打动人的。而白梅,白得没有气力,神清骨冷,就那么不染纤尘地站在早春的风里欣然打开第一朵!恍若天上仙子轻飘飘下凡人间。我是看不够的,又不敢多看,怕自身的油气熏染了那些干净的朵儿。

白梅诱人,也治愈人,洁白的花朵是很好的中药材,和中、散郁,清热解毒,让人心情舒畅。眼前的红萼白梅更与我相亲,原本我就喜欢杏花比梨花多一些。

我要吃烙饼

兄弟姊妹中,我排行老三。小时候,我的家境特别困难,常常是吃上顿无下顿。爹娘每天起早贪黑,累死累活,才能勉强维持生计。对我而言,一块玉米面做成的烙饼就是珍馐美饌。

那年冬天,太行山上天寒地冻,寒风刺骨。刚满7岁的我在院子里玩耍,冻得瑟瑟发抖。于是,我赶紧跑到灶台前取暖,正好看到老娘在烙玉米面饼,馋嘴的我就想去拿着吃。

正在烧地锅的老爹看见了说:“小三儿,你想吃饼是吧?”我“嗯”了一声,他又说:“这是我上山干活的干粮,你要是想吃,就跟我一块去。”

这时,我吃饼心切,想都没想就说“好”,还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就这样,稚嫩的我跟着老爹出发上山了。

我哪里知道,这次上山是要到十几里地外的深山沟割荆条。一路上山路崎岖,但能吃烙饼的念想让我一蹦三跳,不时踢着路上的小石头边走边玩,心情甚是欢快。

走着走着,天空飘起了雪花。这时的我还有点新鲜感。雪越下越大。漫天雪花挡住了视线,我越走越觉得不对劲。这时,我心里犯起了嘀咕,就问老爹还要走多远才能吃到饼。

“走吧,还远着呢!”老爹答道。

狭窄的山沟阴沉沉的,鹅毛大雪落在山间沟壑里。冬日的深山沟寂静得让人窒息,我越走越觉得恐惧。于是,内心便有了想回家的念头,但又不敢说出来,憋着憋着眼里浸出了泪水。

这时,洋洋洒洒的雪花飘落在我的头顶和面额上,因为没有伞,雪水顺着脑袋直往脖子里淌,难受得我不由自主地哭出了声音。

老爹回头问我:“咋了,你哭啥?”

我哆嗦着嘴说:“爹,我想回家!”

我爹看着我:“小三儿,你不想吃饼了?”

我眼望着干粮袋,难以回答。心想:不吃吧可惜,说吃吧,还得跟着继续往前走。

老爹告诉我:“这是半道山路,你一个人敢回去吗?”

我哽咽着不敢作声。我知道老爹的脾气,管教子女非常严格,对我们常常是棍棒教育,子女们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无奈,我只好默默地跟着他继续向前赶路。

我们顺着河道艰难前行,时而羊肠小道,时而在路的冰面上滑倒……就这样,我们行走了近两个小时,终于走到了荆棘丛生的山坡上。

山沟幽静,寒气逼人,我爹开始了

劳作。他把头上的白巾系在了腰间,用粗壮的双手挥舞着镰刀,割了一把又一把,喘气的功夫都没有。渐渐地,他的额头冒出了汗来。

而我呢,正搓着手,跺着脚在冰天雪地里等着,为了那一口玉米烙饼,我艰难地熬着每一分、每一秒。

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收割,老爹捆了一大捆荆条,还顺手给我绑了一小捆。

这时候,老爹拿出了干粮袋里的烙饼说:“三儿,别掉泪了,快来吃饼吧!”他拿了一块饼给我,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。

“哎呀!咋这么硬,咬不动呢?”顿时,我觉得嘴里咬的是冰凌块,冰凉冰凉的,这哪是烙饼啊!见状,老爹就说:“别嫌弃咧嘴了,天冷,干粮冻了。这山沟里也不让烧火,就慢慢咬着吃吧!”

我边吃边嘟囔着,平常在家吃的哪里是这种味道,真难吃!这时,老爹看出了我异样的表情。就问我道:“三儿呀,烙饼好吃不好吃?”我答:“不好吃。”他接着又问我:“下次还来吗?”我说:“我再也不来吃饼了。”

他黝黑的脸上挤出了笑容。“三儿呀,你记住,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,都必须用双手去劳动才能换来。”他抬头望

了望天空,接着说:“老农民就得会劳动,出力劳动是累不死人的,等你长大了,就会知道这道理了!”

要是平常在家,我能吃好几块这样的玉米烙饼,吃得还很是香甜。可这一回,我吃的每一口都是冰冷刺牙的感觉,香喷喷的烙饼变味了。

在老爹的催促下,我们开始返程了。一路上,我们二人各自背着捆荆条,跌跌撞撞在冰雪路上艰难地行走着。泪水、雪水、河水晕染在一起,连着内心都湿漉漉的。

还好,回家心切。我们跋涉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到家了。看到娘的脸,我委屈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她见状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。

“他还这么小,就不应该让他跟你上山,看他都哭成了泥人。”我娘埋怨道。

“也好,让他体验体验,烙饼哪是那么好吃的!”我爹答道。

人生经历的苦难越多,成长进步就越快,而这只是我成长路上的一个小插曲。在这样的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,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坎坷和磨砺,也造就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决心。

这一口玉米烙饼,这一次次磨难,是一笔精神财富,让我受益终身。